

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的影响

王琿琳*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2008 的流动人口数据，研究分析子女随迁的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非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相比，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支出的比例更高，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杂项方面支出的比例更低。可见，伴随着子女加入到流动人口家庭的队伍中来，子女的教育支出显然成为流动人口家庭的重要支出项目。

关键词 流动人口家庭 消费 子女随迁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户籍政策的逐步放松、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举世瞩目的劳动力迁移无疑见证并且推动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农业发展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推广，使得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被认为是劳动者做出迁移决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因。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收入差异吸引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以期获得经济报酬的增加。国家统计局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 年到 2009 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在短短 4 年的时间内增长了约 43.5%，之后虽然增幅放缓，但是依旧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4 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到 2013 年末，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 王琿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电子邮箱：wllviolin0205@126.com。

多年来, 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但是, 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年龄人口的逐步下降, 依靠人口数量来助推经济增长这一动力机制必须转换, 应转向利用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当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离中国渐行渐远的时候, 中国经济必须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作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主要构成, 流动人口的质量关系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家庭已经从开始的个体流动发展到现在的家人随迁。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随迁子女流动的比例开始上升的时期, 处于人口流动的一个新阶段, 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未来必然会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部分, 其人力资本质量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当前, 世界经济的复苏依然艰难, 中国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 如此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迫切需要将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位置。流动人口庞大的规模所蕴藏的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应成为扩大内需的挖掘对象。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必定会释放出更大的市场需求, 对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外出务工地消费支出进行分析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将流动人口家庭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微观数据的分析, 研究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背后更是涌现出一系列如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社会群体。目前, 国外学者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既包括国内流动人口也包括跨国流动人口, 国内学术界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消费以及农民工家庭消费研究, 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消费特点和消费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在消费特点方面, Arif (2004) 运用 2000 - 2001 年巴基斯坦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跨国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 结果显示迁移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至少比非迁移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高出 50%, 这种差异在非食物支出中更加显著, 包括教育、住房和健康支出。中国国内农民工消费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二元性, 欧阳力胜 (2006) 在对湘潭市进城农民工的消费进行研究时发现, 传统的农村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虽然依旧影响着进城农民工的消费, 但是, 在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下, 农民工逐渐改变着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于丽敏 (2010) 从几种重要的消费支出出发, 研究农民工消费的特征, 研究发现, 总体来说农民工支出安排的二元性体现在边际消费

倾向低而储蓄倾向高，且在食物、住房、服装和娱乐方面的二元性特征较为明显。王曼（2004）对北京务工型流动人口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务工型流动人口中的生存消费占主导地位。王光阵和王蔚（2013）在对成都市温江区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分析时指出，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比例较高，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极分化严重，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刘妮娜和张汝飞（2013）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研究显示，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最强，消费潜能最大，但新生代流动人口基本消费占实际消费支出比重较高，需求刚性明显，主要表现为城市“捆绑”消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消费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消费的影响因素方面，Rosenzweig & Stark（1989）在研究印度农村地区人口流动时指出，印度农村地区人口流动以大量的以结婚为目的的女性流动为主，附带婚姻的迁移有助于减少家庭食品消费的可变性，使得消费更加平滑。潘洪涛和陆林（2008）提出在研究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方面，应从农民工的收入、家庭结构和个人特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研究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刘靖（2013）运用北京农民工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家庭迁移模式已经成为了外出务工的主流，在转移支付方面个体高于家庭，并且，举家迁移的务工者转移支付要低于非举家迁移的务工者，家庭迁移者的居住支出和子女方面支出更高。孔祥和粟娟（2013）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直接影响了当前消费支出，在子女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的约束下，农民工有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此外，由于农民工在婚姻状况、工作岗位和迁移模式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他们的消费方式有别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且会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和个人三方面的约束。

除了流动模式这一影响因素外，学者们也进行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孙凤和王少国（2013）利用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户主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显著，相比于父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更高，对于人均支出的贡献更大。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运用全国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缓冲存货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对其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利于减少农民工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医疗和子女教育支出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其消费水平。刘伟（2011）选择东莞地区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研究得出，收入、消费结构以及汇款行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莞农民工的消费。

通过对流动人口消费问题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者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结论。但是还应看到,不管是对于流动人口消费还是对于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大多采用区域分析的方法,使用的数据局限于区域内的调研数据,现有关于流动模式与消费的研究也局限于调研区域内部,不能够很好地体现全国的普遍特点。此外,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个体消费,对家庭在务工地消费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迁移模式对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的影响,重点关注子女随迁家庭的消费特点,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的流动人口数据,该数据包括了流动人口个人数据和家庭数据,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流动人口的各项消费支出。调查问卷的统计以外出务工经商家庭过去一个月或过去12个月在外务工经商期间的收入和支出为准,不包括老家的收入和支出,为本文研究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提供了直接的数据支持。经过数据清理,文中分析的有效家庭样本量为3077个,其中有子女随迁的家庭数量为523个,东部地区的家庭数量为1753个,中部地区为830个,西部地区为494个。

本文主要考察的对象为子女随迁和非子女随迁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支出差异,因此主要通过子女是否随迁来进行流动模式分类,比较两种模式下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差异和消费支出构成差异。

描述性数据结果(表1和图1)显示,从生活消费支出总量来看,有子女随迁家庭的总体支出每月为2581元,无子女随迁的家庭总支出每月为1370元,后者几乎只为前者的二分之一。从生活消费支出的各项数量来看,对子女随迁家庭而言,除了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以外,其余各项支出额均高于无子女随迁家庭。从生活消费支出的构成来看,子女随迁家庭的消费中,食品、衣着、日常服务、交通通讯和娱乐文化的支出比例要低于无子女随迁家庭,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远高于非子女随迁家庭。可见,与无子女随迁家庭相比,子女随迁家庭整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教育支出的变化最为明显。

表 1 不同流动模式下流动人口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数量及构成

消费支出构成	均值(元/月)		消费支出构成	比例(%)	
	子女随迁	无子女随迁		子女随迁	无子女随迁
食品	970	556	食品	37.58	40.58
衣着	216	161	衣着	8.37	11.75
居住	443	182	居住	17.16	13.28
耐用消费品	165	86	耐用消费品	6.39	6.28
日常服务	111	79	日常服务	4.30	5.77
医疗健康	145	63	医疗健康	5.62	4.60
交通通讯	216	146	交通通讯	8.37	10.66
文化娱乐	23	24	文化娱乐	0.89	1.75
教育	191	21	教育	7.40	1.53
其他	101	52	其他	3.91	3.80
合计	2581	1370	合计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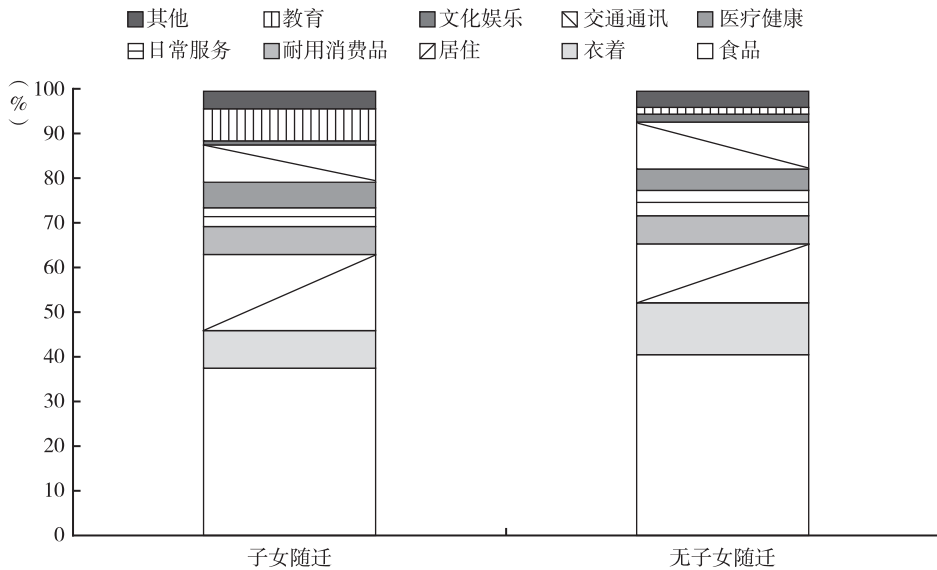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流动模式下流动人口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数据计算得到。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 Arif (2004) 的变量设置, 同时引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务工地消费的其
他自变量, 包括年龄构成、医疗保险、居住情况、所在地区和户主情况等几方面, 将
自变量分成家庭特征和户主特征两类, 通过建立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本文的
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模型设定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 模型必须能够应用于
所有生活消费支出; 第二, 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应该为 1。模型设置
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家庭各项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此处流动人口家庭的生
活消费支出共分为十类, 本文将对这十类支出分别进行回归, 后文分析中使用的研究
模型如下:

$$pw_{ij} = \alpha_i + \beta_i zvsq_j + \gamma_i \ln \frac{w_j}{hsize_j} + \delta_i (\ln \frac{w_j}{hsize_j})^2 + \varepsilon_i \ln hsize_j + \eta_i Z_j + \mu_{ij}$$

其中, pw_{ij} 是指第 j 个流动人口家庭的第 i 类生活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
 $zvsq_j$ 是指第 j 个流动人口家庭是否子女随迁, w_j 是指第 j 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总消费支
出, $hsize$ 是指第 j 个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人口规模, Z_j 是指一组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家庭
消费行为的其他家庭特征和户主特征变量, μ_{ij} 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包含的主要变量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变量说明
流动模式	家庭特征	子女随迁:是=1 否=0	将流动人口家庭分为有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和无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数	家庭特征	流动人口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对数	考虑到流动人口家庭在外务工工地居住时间存在差异,因此,该消费支出使用年支出除以务工工地居住时间,即月均支出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数的平方	家庭特征	流动人口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对数的平方	消费支出使用年支出除以务工工地居住时间,即月均支出
家庭规模	家庭特征	务工工地一起生活的家庭人口数	反映家庭规模的变量
家中 0~6 岁人口比例	家庭特征	0~6 岁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	按年龄分组计算比例主要是为了从家庭年龄结构角度分析消费,0~6 岁人口为学龄前人口,由于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很低,研究意义不大,并且样本的年龄均值为 29 岁,从而选取 50 岁及以上人口,而 16~30 岁这一年龄群体可以涵盖以 80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
家中 16~30 岁人口比例	家庭特征	16~30 岁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	
家中 5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家庭特征	50 岁及以上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变量说明
务工所在地	家庭特征	以西部地区为对照组	将样本的务工所在地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居住情况	家庭特征	自有或单位宿舍: 是=1,否=0	将居住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自有住房、单位宿舍的流动人口家庭;一类是不属于以上居住类型的家庭,主要包括租赁居住的家庭
医疗保险	家庭特征	有=1,无=0	家庭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户主性别	户主特征	女=1,男=0	用于分析家庭消费的性别差异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户主特征	户主受教育年限	用于分析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所带来的消费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得到。

表3是模型中所使用的各个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且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描述。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子女随迁模式的家庭比例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地区中0~6岁、16~30岁和50岁及以上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基本相当;在居住条件方面,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中拥有自有住房和单位住房的家庭比例要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从家庭拥

表3 关于流动人口家庭和户主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部
子女随迁家庭的比例(%)	14.32	24.94	13.16	17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月)	1167	895	992	1065
家庭规模(人)	1.54	1.75	1.51	1.59
家中0~6岁人口比例	0.02	0.03	0.01	0.02
家中16~30岁人口比例	0.58	0.54	0.58	0.57
家中5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06	0.07	0.05	0.06
居住情况为自有住房或单位住房	0.58	0.49	0.42	0.53
家中有医疗保险	0.66	0.75	0.73	0.70
户主为女性	0.31	0.27	0.53	0.33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9.66	9.13	10.72	9.6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数据计算得到。

有医疗保险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家中拥有医疗保险所占比例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三地户主的受教育年限程度相当;在户主性别方面,西部地区女性户主的比例很高,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无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相比,子女随迁家庭的教育支出的比例更高,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杂项方面支出的比例更低,剩余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有无子女随迁家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子女教育支出确实会成为流动人口家庭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从模型中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情况来看,也得到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结论。

从家庭规模上来看,家庭规模变量在居住支出模型和医疗健康支出模型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居住支出和医疗健康支出的比例会显著提高。此外,家庭规模在教育支出模型中在5%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逐步扩大,家庭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也会增加,这一结果可以与子女随迁结合在一起解释。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子女随迁的概率逐渐增加,从而会导致教育支出的比例随之提高。另外,家庭规模在交通通讯支出模型中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逐步扩大,家庭消费中用于交通通讯的比例会降低。随着流动人口家庭规模的逐步增加,家庭的凝聚效应产生,家人之间一起生活必然会减少之前由于远距离所产生的通讯和交通费用。

从家庭中年龄构成上来看,家庭中0~6岁人口比例在医疗健康和支出中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家庭中0~6岁人口的比例越高,医疗健康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会提高,而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降低。家庭中16~30岁的人口反映了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估计结果显示,该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增加,衣着、交通通讯和娱乐支出的比例会增加,而教育支出和医疗健康支出的比例会降低,这与一些现有的结论较为接近(刘妮娜、张汝飞,2013)。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城市认同感、生活品质以及吃苦耐劳能力等方面已显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容易受到城市消费观念的影响,对于享受型消费的需求也会更高。此外,家庭中5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越高,家中医疗支出的比例会增加,而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降低。

表 4 实证模型估计结果

	食品	衣着	居住	耐用消费品	日常服务	医疗健康	交通通讯	文化娱乐	教育	其他
有子女随迁	0.007 (0.47)	-0.004 (-0.48)	-0.007 (-0.87)	-0.015* (-2.42)	-0.010 (-1.86)	-0.006 (-0.94)	-0.004 (-0.50)	0.002 (0.80)	0.050*** (8.69)	-0.013** (-3.00)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数	0.714*** (10.56)	-0.043 (-1.06)	0.040 (0.98)	-0.099*** (-3.33)	-0.036 (-1.30)	-0.214*** (-6.84)	-0.261*** (-7.68)	-0.009 (-0.62)	-0.019 (-0.68)	-0.074*** (-3.58)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数的平方	-0.055*** (-10.99)	0.001 (0.39)	-0.003 (-0.90)	0.009*** (4.32)	0.003 (1.48)	0.017*** (7.16)	0.017*** (6.81)	0.001 (0.81)	0.002 (1.00)	0.007*** (4.86)
家庭规模	-0.039*** (-3.59)	-0.026*** (-4.06)	0.015* (2.31)	0.030*** (6.28)	-0.002 (-0.37)	0.010* (2.07)	-0.033*** (-6.17)	-0.004 (-1.94)	0.015** (3.27)	0.035*** (10.51)
家中 0~6 岁人口比例	0.002 (0.05)	0.004 (0.14)	-0.014 (-0.53)	-0.015 (-0.76)	0.0134 (0.75)	0.080*** (3.90)	-0.006 (-0.27)	-0.010 (-1.14)	-0.041* (-2.24)	-0.013 (-0.96)
家中 16~30 岁人口比例	-0.030*** (-3.91)	0.041*** (9.04)	-0.015** (-3.26)	0.008* (2.41)	0.012*** (3.85)	-0.011** (-3.26)	0.011** (2.93)	0.007*** (4.35)	-0.021*** (-6.74)	-0.002 (-0.82)
家中 5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037* (2.55)	-0.020* (-2.35)	-0.010 (-1.19)	-0.001 (-0.22)	0.006 (0.95)	0.022** (3.28)	-0.023** (-3.13)	-0.002 (-0.80)	-0.012* (-2.15)	0.006 (1.35)
东部地区	-0.003 (-0.31)	-0.005 (-0.90)	0.007 (1.24)	0.007 (1.77)	0.014*** (4.12)	-0.011** (-2.64)	-0.012* (-2.49)	0.001 (0.82)	-0.003 (-0.90)	0.003 (1.05)
中部地区	-0.018 (-1.90)	0.003 (0.53)	-0.013* (-2.16)	0.019*** (4.52)	0.017*** (4.45)	0.005 (1.03)	-0.027*** (-5.56)	0.003 (1.64)	0.008 (1.95)	0.003 (0.92)
家庭有医疗保险	0.002 (0.25)	-0.001 (-0.30)	-0.011** (-2.84)	0.001 (0.48)	-0.001 (-0.25)	0.002 (0.83)	0.007* (2.22)	-0.001 (-1.09)	-0.003 (-0.98)	0.004* (2.25)
家庭居住单位宿舍或自有住房	0.041*** (6.14)	0.034*** (8.49)	-0.163*** (-40.59)	0.017*** (5.88)	0.013*** (4.66)	0.012*** (3.97)	0.022*** (6.65)	0.003* (2.50)	0.007** (2.67)	0.014*** (7.04)
户主性别	-0.042*** (-6.57)	0.024*** (6.14)	0.006 (1.59)	-0.007* (-2.45)	0.011*** (4.16)	0.009** (3.12)	-0.004 (-1.21)	-0.001 (-1.00)	0.004 (1.47)	0.000 (0.17)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2* (-2.07)	-0.000 (-0.54)	0.001* (2.25)	0.000 (1.11)	-0.001 (-1.75)	-0.001 (-1.81)	0.000 (0.84)	0.0004** (2.63)	0.000 (1.11)	0.001* (2.13)
常数项	-1.846*** (-8.03)	0.332* (2.39)	0.066 (0.47)	0.252* (2.50)	0.136 (1.46)	0.730*** (6.87)	1.093*** (9.47)	0.027 (0.57)	0.048 (0.50)	0.161* (2.28)
观察值个数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3077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收入调查（CHIP2008）数据计算得到。

此外,是否具有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家庭医疗方面的消费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有60%左右的流动人口只拥有农村合作医疗,其他类型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很低,流动人口在外务工地的医疗支出很难补偿,同样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医疗保险对务工地的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相比租房家庭,居住在自有住房或者单位宿舍的家庭除居住外其他方面占总支出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家庭,租房家庭较大的居住支出从某种程度上挤占了其他消费。如果户主为女性,那么衣着支出、日常服务支出和医疗健康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会增加;同时,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高,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越多,这些结论均与预期一致。

五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有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更高,除了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杂项支出外,有子女随迁家庭和无子女随迁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差异并不显著。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流动人口家庭往往难以承受数额巨大的借读费和赞助费,公立学校的入学门槛往往很高。因此,需要解决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务工地的就地教育问题,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以此来提高随迁子女的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从而保障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就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在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加大相应的教学管理力度,多部门互相配合,真正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多层次地进行保障。第二,各地政府需要合理规划区域教育发展,将随迁子女纳入发展规划之中,同等对待本地人口子女与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置有利于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措施。第三,加大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扶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对流入地政府进行财政补贴,以此帮助流入地政府改善办学和教学条件,对于生活困难的流动人口家庭应该进行补贴以减轻其教育支出负担。第四,完善学校管理,推动公办学校接受随迁子女,提高公办学校流动人口子女的升学率,规范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行为,将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本地教育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中,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建立和运营提供一定的资金帮助和政策支持,通过不断加强对办学、教师的资格认定,使得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 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2009），《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孔祥利、粟娟（2013），《中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8省区1860个样本调查数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24-33页。
- 刘靖（2013），《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与消费支出研究——来自北京市的调查证据》，《江汉论坛》第7期，第98-103页。
- 刘妮娜、张汝飞（2013），《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研究》，《消费经济》第6期，第31-34页。
- 刘伟（2011），《基于WLS的中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第13期，第109-111页。
- 欧阳力胜（2006），《进城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探析——湘潭市进城农民工消费的调查与分析》，《经济与管理》第4期，第38-40页。
- 潘洪涛、陆林（2008），《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市场》第9期，第31-32页。
- 钱文荣、李宝值（2013），《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57-71页。
- 孙凤、王少国（2013），《农民工消费能力研究》，《学习与探索》第4期，第89-95页。
- 于丽敏（2010），《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二元性探析》，《工业技术经济》第2期，第30-32页。
- 王光阵、王蔚（2013），《流动人口消费支出结构初探——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经济研究导刊》第24期，第243-244页。
- 王曼（2004），《北京务工型流动人口消费行为及策略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37-39页。

- Arif, Ghulam (2004). Effects of Overseas Migration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ducation, Health and Labor Supply in Pakistan.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from South Asia*,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Chiba, Japan, 143 – 179.
- Rosenzweig, Mark & Oded Stark (1989). Consumption Smooth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905 – 926.

The Impacts of Migrants' Children Liv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on Their Households' Consumption

Wang Luli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HIP 2008 to analyze how migrants' children liv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affects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It is fou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migrant households whose children live together with parents have higher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spending and lower proportion of durable goods and other goods spending. Children's education spending apparently becomes an important spending category.

Keywords: migrant households, consumption, migrants' children liv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JEL Classification: D12, J14, J18, O15

(责任编辑: 李雅楠)